

剃頭記

傅三川

在過去的數個月，我有幾位相識的親朋好友相繼因癌病逝。其中一位是家父。今年的父親節，父親已不在身邊了。

父親患的是肺癌。還記得父親在化療的期間，我們進出醫院的次數隨着加增，成為常客。如是奔波，不單令病人辛苦，家人的身心靈亦受到不少的壓力。父親在注射後的那一週，總是要再度入院。醫生對我們解釋說化療是一種具殺傷力強烈的治療，它把病人體內好及壞的組織都毀掉，使當事人的免疫系統遭受破壞，身體變得十分虛弱，容易感染毛病，嘔吐、發高燒。

化療另一個的後遺症是脫髮，並非慢慢的掉，而是一把把的掉。妻子向父親提議不如把頭髮剃光，省得麻煩。父親同意了。於是，就在醫院的病床上，做媳婦的給老爺剃頭，我和孩子在旁邊則給父親「打氣」。其實，我在心中卻默默地流淚。之後，我們一家人圍着父親合拍了一張照片做為留念。

妻子為父親剃髮的那一幕至今難忘。沒有頭髮的父親，景象更顯淒憐。它為病人添上一份的「委屈」，亦增強他患上癌病的真實感。光頭就是患癌病人的一個明顯的記號。若頭髮

是代表着一個人的尊嚴的話，那癌症病人連這一個尊嚴也給剝奪了。

每年死於癌症的人多不勝數，使人談癌色變。到目前為止，癌的勢力仍然牢不可破，它伸出鬼沒，總是比人捷足先登，等當事人覺察時，往往已經是太遲了。癌症病人雖有藥物的支持，卻深知道那只不過是盡人事而為，真正的後果仍是聽天由命，無可奈何！

癌毀滅人的生命，在我而言，並非是它最可怕的因素。畢竟，人的生命總會有了結的一天，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。但癌對人的摧殘，卻叫我受不了，因為那是關乎人生命質素的問題。抗癌治療的藥物常把病人折磨到一個非人的地步。而且，受害者都心知肚明，其實，在「治療」的過程中，自己只不過是一個試驗品，讓醫生去嘗試不同的抗癌治療方法，希望後人獲益。家父也簽了一份同意書，接受這個條件。

轉瞬間，父親一週年的忌日將至。今年，為了紀念父親，我得到妻子支持，加入一個為抗癌研究籌款的運動，希望盡自己的心意，為抗癌治療作一點的努力。籌款的方法極具挑戰性，參與的人必須剃光頭。原來這運動是由一名警察於

2005年開始，為了要與癌症病人認同，他願意把頭髮剃光，希望因此增加病人的士氣。尤其是對小孩子來說，看見一個禿頭的警察叔叔，會帶來不少的鼓勵，促進及幫助治療的效果。至今，在短短的幾年內，這運動不只籌到幾百萬的善款，而且更獲得美國與加拿大的警察響應和參與，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運動。

我把這個私人的心願和其他華人牧師分享，得到他們的贊同，而且更有四位長輩願意加入剃頭的行列。他們是：孫偉光牧師，維省華人基督教會信理愛堂主任牧師、陳廷忠牧師，中文神學院主任、董倫賢博士，中文神學院副主任、黃志仁先生，澳洲華人基督徒協會主席。我心深受感動！

孫牧師呼籲華人社區積極的參與，支持這項活動。他說：「作為關心整個澳洲的華人，應該以實際行動表達我們的關心。我們華人一向比較獨善其身，不問世事，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。」

董倫賢博士：「基督徒一生的功課是學習做耶穌的學生。耶穌的生平是敬神愛人，祂要我們以無私的心來愛鄰舍如同自己。希望藉着參與抗癌基金的籌款，來學習愛我的鄰舍。」黃志仁先生樂意作出個人的犧牲，他認為「身為一個基督徒，信仰與生活的實踐是不可分割的」，因此願意作出承擔與幫助。

這次籌款目標為五萬元澳幣，將以華人社區的名義，全部捐贈維省抗癌委員會為基金。歡迎讀者的贊助，支持這個有意義的活動。請與我們聯絡：3890 6727 或 0419 132 078。